



袁瑞良 著

# 晚年叶飞

解放军出版社



# 晚年叶飞

袁瑞良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晚年叶飞/袁瑞良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 - 7 - 5065 - 6793 - 0

I. ①晚… II. ①袁… III. ①叶飞 (1914 ~ 1999) —  
生平事迹 IV. ① K8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4855 号

## 晚年叶飞

---

作 者: 袁瑞良

责任编辑: 董保存 狄 敏

实习编辑: 刘文睿

封面设计: 苏 馨

责任校对: 马 涛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 - 66531659

E - mail: jfjc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13

插 页: 2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5 - 6793 - 0

---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叶飞

# 目 录

开卷告白·····	(1)
初识将军·····	(3)
走进将军的家园·····	(7)
属于两个国家·····	(13)
身含两洲血统·····	(19)
拥有两位母亲·····	(23)
灿烂的永恒·····	(30)
激动与歉意·····	(44)
迟赴金陵·····	(48)
祭奠忠魂·····	(51)
再上黄山·····	(56)
重访阳澄湖·····	(61)
京城护侨·····	(70)
云顶寄统一·····	(76)
永作前驱·····	(86)
弱化特殊·····	(95)
神交鲁迅·····	(100)

同乡的苦笑·····	(114)
记者的尴尬·····	(117)
关爱属下·····	(121)
情系老区·····	(126)
传递精神之火·····	(133)
午夜挥毫·····	(141)
相濡以沫·····	(147)
为了孩子·····	(155)
特别关爱·····	(160)
两次离别·····	(168)
将军的生活·····	(175)
春节中的噩耗·····	(181)
将星陨落·····	(186)
魂兮归来·····	(191)
<b>附录：</b>	
叶飞夫人最后的岁月·····	(195)

## 开卷告白

叶飞将军已逝世 15 年。

今年是叶飞将军诞辰 100 周年。

我作为他的秘书，曾陪伴将军多年。在将军 90 华诞之时，我曾把尘封已久的记忆，写成《晚年叶飞》一书。在将军诞辰百年时得以再版，算作是对将军的深深怀念。

陪伴将军，按中国传统的文字逻辑，重点应是如何陪，即笔者为主角。但那只是形式逻辑。事实上，还是将军为主角。笔者，只是了解将军的一根拐杖。仅就这一点来说，逻辑是需要的。形式却不必过于刻意追求。如果在追求形式的时候，再加上主义，就有害而无益了。

陪伴将军，不是陪将军南征北战。

陪伴将军，只是陪将军安度晚年。

南征北战，展现的是将军叱咤风云的戎马生涯。

安度晚年，展示的是将军矢志不渝的情感境界。

这是将军最后 10 年人生历程中生活片断的集结。这 10 年，是将军辉煌人生的尾声，也是将军戎马一生中相对宁静的

时日。没有急风暴雨，亦少惊涛骇浪，平平淡淡，与大众无异。然而，将军毕竟是将军。将军的尾声毕竟与士兵的尾声不同。特别如他那样饱经战火洗礼与人事沧桑的将军，即使在平静的尾声中，亦有高扬的音符，淡泊中亦有亢奋的律动。因而，在他的尾声中，可以品味到不同凡响的韵味。那种高尚而纯洁的操守与持之恒久的气节，对于商业气息弥漫、交换法则充斥、诡诈虚假泛起的现实社会生活，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也许，对于那些被铜臭熏黑了的灵魂，是一剂上好的清醒剂。品味将军这期间的人生韵味，与寻找将军征战南北的历史是不同的两种阅历。

将军的戎马生涯里，有惊险，有刺激，有传奇。

将军的情感境界中，有博大，有高尚，有圣洁。

寻求惊险、刺激与猎奇者，莫开此卷。作者另有《叶飞的青少年时代》可供涉足。

品味情感博大、高尚、圣洁者，请读此书。可欣赏，可咀嚼，可由平凡中而见伟岸。

如此告白，是出于我的自信。

将军的平常琐事，不会不让人掩卷沉思。

将军的坦荡磊落，也不会不让人肃然起敬。

将军的灵魂永存。

将军的价值永恒。



## 初识将军

我与将军的初识，在1990年1月3日。

在这之前，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秘书组工作。秘书组是个真正意义上的组，只有三个人。当时，机关里习惯上称三人小组。是直属于秘书长的文字工作班子。组长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长王崇明同志。我是由崇明同志从联络局带到秘书组的，主要从事一些文字工作。1989年下半年，崇明同志突发心脏病去世，最稳定的三角结构因突失一角而失去平衡，剩下我们两个年轻人，一时之间而不知所措。后来，我被抽去参与总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工作，正埋头案卷之际，接人事局长李保顺同志电话，问我去给叶飞副委员长做秘书，同不同意。并希望征求家属的意见。因做秘书，随时出差，疏于家事。听此话，心头一热，顿觉保顺局长人情味浓，派工时，还想着我的家事。现在看，那是很超前的人本意识了。说是征求意见，实际上是组织委派。而对于组织的决定，无论作为党员，还是作为个人，都是无条件服从的。这一点，我还是很自觉的，因而也就接受了委派。对于这一新差，我当时未做

多想。然而在几个熟人之中，得知此事者，却有不同认识。有的认为，在国家领导人身边工作，会有更多发展机会；也有的觉得政治风波刚过，敏感难测。对此，我可能是政治迟钝，并未在意。我一塞外农夫之子，蒙全国人大机关信任而进京工作，又蒙机关信任委派至副委员长身边，再蒙将军不弃而用之于左右，岂非三生有幸？信任，等于且越于尊重。人生得同辈信任与尊重，已属不易，无数年时光的观察而不可得。我于将军若高山仰止。将军于我，以心腹相待，以机要相托。我素慕豫让之义，岂能不披肝沥胆以报之。于是，简单地交代了手中的工作后，去见当时的秘书长曹志同志。曹秘书长是我的老领导，他说：“派你去，要把老人家照顾好。”我对他说：“我不敢保证做个合格的秘书，但敢保证做个忠诚的秘书。”曹志秘书长说：“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随后，我便随将军的老秘书梁国淮同志去将军处，涉足一个过去一无所知的新的工作环境。那一刻，就是本文开头写的1月3日上午9时。

将军的家，住在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大街23号。院子分里外两院，坐北朝南，紧临马路。东面隔壁是原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将军宅，再往东不远则是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故居。西边不远则是溥仪的弟弟溥杰住所与护国寺人民剧场。在这一排宅院中，将军之宅虽非独有其势，却也比较引人注目。两排绿色柏树守护着银灰色的两扇铁门。铁门里边，两个身着水兵服的海军战士分列两旁，并向老梁和我行军礼，这使我惶恐异常。我由山区进京，虽在大机关供职，却仍如巨大的剧院里舞

台下面最后一排的看客，离舞台以及舞台上的演员们非常遥远。平时见到多为处长，局长们亦少见到。这样庄严的殿堂，这么高级的首长，从没如此近距离地见过。门口的威严，已使人忐忑；将见的将军，是高不可攀，还是高深莫测，心中无数。那情形，就像古装戏中外臣蒙宠上殿面君时那种诚惶诚恐的感觉。然而，一见将军，就完全释然。坐在我面前的，不像将军，而似长者；没有将军的威严，却有长者的慈祥。当时感觉，面前的将军、副委员长，虽于眉宇间凝聚着轩昂的气度与远见和睿智，但言谈中却非常的亲近与随和。这使我感到轻松自然，不再拘束，更不紧张。第一次见面时的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我到现在。

我见将军的第一句话，是面见中央领导人时普遍流行的问候语：“首长好！”不记得这句话是从哪儿学来的，但自我感觉，还算得体。

然而将军问我的第一句，谁也不会想到。他问：“你听没听人说过我很凶？”

他问这话时，是带着微笑的，这使他那本就慈祥的脸上，更增加了许多的和蔼，充满着善意。老梁和我听后都笑了，气氛马上显得非常轻松和自然。

我非常肯定地说：“没有。”这是实话。说实在的，我是相当孤陋寡闻的，而且也没有什么社交圈子。对将军，仅知其名，面孔在这之前，我也不曾识得。对于他的性情、历史，确实一无所知，更不用说负面的话了。

将军非常郑重和蔼地对我说：“你到这里，尽管放心工作，我这里是不整人的，也不会打你的小报告。”

将军的话不多，没有讲官场上那些惯用的套话与道理，也没有提要求，只是让我放心工作。但我的感觉却非常深刻。我强烈感受到他坦荡的性格与磊落的人格。同时，我也感受到他身边轻松自由的氛围与工作环境，这使我尤其感到欣慰。以我这种简单直率肯受苦受累而不肯受气的倔犟性格，是无法在工于心计的环境中立足的。当时脑子里就冒出过这么个念头：遇到好首长了。时至今日，仍有当时那种感觉。

随后，将军又问我有什么要求和困难。我表示，困难没有，要求有一个，就是希望原来的秘书孙亚夫同志带我一段时间，教教我，再离开。因为担心工作不熟悉，误了事。将军答应下来。

临离开时，将军将刚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叶飞回忆录》送给我，并在扉页上亲笔签上了“袁瑞良同志惠存”和他的名字。让我有时间时看看，以增加对他的了解。这珍贵的馈赠，我一直珍藏着，扉页上他那流畅而潇洒的笔迹，一直感到十分亲切。每在夜深人静之际拿出来看时，睹物思人，平添了不尽的思念和忧伤，当时情景，仿佛犹在昨日。

离开将军家时，我回望了几眼大门口红色的门牌。记住了门牌的号码，记住了这座院子，也记住了将军给我的第一印象：坦荡、磊落、慈祥。

## 走进将军的家园

与将军见面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4日，我走进了护国寺大街23号院，开始了为将军服务的生涯。为了更快地进入角色，开展工作，开始观察与熟悉环境，慢慢地了解这院子里的草木人情。

将军的家园，环境和谐而幽雅。这是西城区德胜门内的一处老式四合院。但院子的结构并不十分典型。院子共分两进。前院为工作人员包括警卫、秘书、医护等人员居住。后院才是将军及家人起居的地方。两个院落中间，由一过道相连。前院通往北厅的过道上，有一个工工整整的葡萄架，两旁则长有梨树和枣树。后院院中砌有花坛。窗前一丛茂盛的腊梅，几乎遮住了将军的书房。树装扮着院子的绿色，花则在院子中传递着清香。加之地处民居丛中，车马的喧哗波及不至，院里的氛围就显得淡雅、幽静。这里最早的主人，未曾察考是谁。但将军搬进之前的主人，我是知道的。他是鲁迅先生的小弟弟周建人先生。在世时，亦曾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周建人先生入住时，除了他的家人和工作人员随其入住外，尤为引

人注目的，是一棵高大的枣树，也随同入住，栽在了外院秘书办公室的窗户前。这棵枣树，就是鲁迅先生在散文集《野草》里《秋夜》中提到的西三条胡同鲁迅寓所里那两棵枣树中的一棵。至于是前面的一棵，还是后面的一棵，也就无从知晓了。周先生当年居住的痕迹已无从存留，只有那棵枣树，还在那里枝繁叶茂地生活着，见证着这个院子曾经的主人那段别人知之不多的历史。说来也巧，将军和我与这棵枣树似乎都有着一种朦胧的渊源。将军虽为武将，做过团、旅、师、军、兵团、大军区的陆军主官、司令，也曾任过海军司令，但却儒雅一生，尤喜欢鲁迅，对鲁迅景仰有加。抗日战争期间，在苏中反“扫荡”中，他得到一本鲁迅的书，如获至宝，战斗间隙，就掏出来读，并由此而和鲁迅的学生、抬棺为鲁迅下葬的黄源成为好友。特别喜欢与黄源一起谈论鲁迅。即便到了90年代，还与黄源书信往来探讨鲁迅研究问题。年轮不小的枣树在主人逝去之后，遇到这样一位武可护国、文可安邦且酷爱它的旧主人鲁迅的新主人——将军的时候，不但不会感到寂寞、孤单，还一定会感到幸运，受到呵护，拥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除了在春天和夏天用稚嫩的绿叶和芬芳的枣花醇香来为将军的院子增添景色外，每年的秋天，还为将军一家结出满树的大枣。那枣的香甜可口，是我所吃过的大枣中未曾有过的极品。记得第一次尝那大枣时，我曾想，鲁迅先生吃这枣时，不知有何感觉。也许，他根本就没吃过，不然，在他的文章里，为什么只写枣树而不写枣呢？除了将军的呵护，枣树还可以和我对话。我虽不

够枣树的知音，但我至少是了解它，也理解它。因我在大学读书时，曾经有幸参与了《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对于《秋夜》中的枣树以及鲁迅先生寓于枣树上的那一番良苦用心，一直印象深刻。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了它，并隔窗为邻，相伴了多年。我坐在窗里的桌前，常常望着窗外的枣树，想到《秋夜》，由《秋夜》想到《野草》，再由《野草》想到鲁迅，并由鲁迅想到20年代的北京、30年代的上海以及50年代的毛泽东。这是我到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的事情了。这棵枣树，成了我在这里经常的话题。来这里看望将军的人，一般都先在我的办公室外面坐一坐，我陪他们时，也就经常拿这棵枣树来炫耀，那些客人不知心里是否有兴趣，但表面上都显得有些好奇。为了印证我的说法，在大枣熟了时，我还摘一个给客人品尝。但凡尝过的人，没有一个不说好吃的，而且发自内心。第一次来这里的客人，大都对这个院子的环境赞扬几句。而常来的客人，也经常关心梨树花开花落和葡萄熟否这些生态的变化，使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有了话题和亲近感。

将军的家庭充满了温馨。将军虽为将军，却也同为常人。情感需要家人的滋润，闲暇乐享天伦。这在将军的晚年，更为需要。最后10年里，将军是幸而不幸皆有之。所幸之一，是将军有一位志同道合、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相伴了一生的结发夫人。她既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同志和战友。如果从时间顺序来排，她首先是优秀的热血女知识分子，其次是勇敢的新四军战士，再次是共同奋斗的党内同志，最后才是他的夫人。



中年的叶飞一家

将军与她在华东敌后战场上由相识而相恋相爱相伴，共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一直相敬如宾，恩爱有加。我进将军家时，她因年事已高和身体欠佳而退居二线，偶有公务外，一般都留在家里。将军外出，她替将军照顾子女；将军回来，她陪将军小叙。将军与她，精神已融为一体，彼此在政治信念、人生操守与处世原则上高度默契。她一句问候，将军一个点头，便心意相通，无需再作语言的交流。在他们几十年长相厮守的精神家园里，尽力培育着那一块乐土，享受着那一份温馨。那感觉，与当年将军在战场归来，征尘未洗，她便送上一块毛巾、端上一杯清茶，并没什么两样。所幸之二，是儿孙绕膝。这对于一个老人来说，尤其显得重要。有人说，邓小平高寿，看看他抱着小孙子的照片，就能找到原因。对这点，我完



全赞同。将军晚年生活的愉快，也与儿孙们的天伦之乐有着因果关系。将军膝下四女两男，并有四个外孙女、一个孙子和一个外孙。同时，还在战争年代收养了一个烈士的儿子，这个养子也有两个儿子。儿女们成家立业，将军的家里房间不多，容不下这么多人，有的只好在外面租屋另住。但每逢节假日或者周末，儿孙们都会回到将军身边，围着将军夫妇述说各自的逸闻趣事。每逢这个时候，将军夫妇最为快乐。将军脸上春风荡漾，笑而不语。夫人有时则会画龙点睛地幽默两句，把气氛骤然推向高潮，其乐融融的气氛，令人羡慕不已。

将军的家中，书香四溢。将军在最后的10年中，读书，是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上，公务之余，除了读书，没有什么喜好。1994年全退之后，读书几乎成了他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将军喜欢读书，因而爱书。在将军的办公室里，除了一桌一椅两个沙发，别无他物，两面靠墙的书橱里全摆满了书。这些书，与将军的政治信仰和职业有着明显的痕迹。将军的政治理想，是共产主义。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全集选集单行本，齐全得很，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的著作，也齐全得很。这些阐述共产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书籍，是将军政治理想的源泉，占据了书柜中最显眼的位子。许多书中还夹着一些纸条，那是将军读书时留下的印记。另外一类书，体现着将军的职业特征。那就是军事理论书籍和一些战史与军史。其中，有两本书，最为显眼，一本是《孙子兵法》，另一本是克劳塞维茨的